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新編 乾隆大藏經

三三六

龍藏

佛般泥洹經卷上

福七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鷄山中與千二百
 五十比丘俱時摩竭國王號名阿闍世與越
 祇國不相得欲往伐之自與群臣共議越祇
 國富人^{福七}熾盛多出珍寶不首伏於我寧可
 起兵伐其國國有賢公名曰兩舍兩舍公者
 逝心種也公言惟命王告兩舍公言佛去是
 不遠若持王聲往至佛所頭面著足問佛消
 息身體平安不餐食如常不問佛禮竟自持
 若意白佛言越祇國大輕易王王欲往伐之
 寧能得勝不公受王教即嚴車五百乘騎二
 千步人二千往到王舍國得步徑止車下到
 佛所見佛前頭面著佛足佛與机使坐問國
 丞相從何所來公言王使臣來稽首佛足問

佛消息身體平安不餐食如常不佛即問王及國人民寧安和不穀糴平賤不公言得佛恩皆自安和風雨時節國中豐熟佛言公行道人馬皆平安不公言得佛恩行道皆平安無他公白佛言王與越祇國有嫌欲往伐壞之於佛意何如可得勝不佛言是越祇國人民持七法者王不能得勝不持七法者可勝佛言我昔嘗往到越祇國有急疾神舍我止頓其中越祇國中諸長老皆來語我言阿闍世王欲來伐我國我曹謹敕自守國佛言我即告諸長老莫愁莫恐若曹於七法阿闍世王來者不能勝汝雨舍問佛七法者何等時佛坐阿難從後扇佛佛告阿難汝寧聞越祇國人數相聚會講議政事修備自守不對曰聞其數相聚會講議政事修備自守佛言

如是彼爲不衰汝聞越祇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不對曰聞其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汝聞越祇國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不曰聞其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汝聞越祇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不曰聞其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汝聞越祇孝於父母遜悌師長受誡教誨不曰聞其孝於父母遜悌師長受誡教誨汝聞越祇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事四時不曰聞其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順四時汝聞越祇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方遠來者供養衣被牀卧醫藥不曰聞其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方遠來者供養衣被牀卧醫藥佛言夫有國者行此七法難可得危雨舍公對言使越祇持一法者尚不可攻何況七

法公曰國事多故當還請辟佛言可宜知時
即從座起禮佛而去去未久佛呼阿難勅之
往至鷄山中請諸比丘僧皆聚會著講堂中
阿難即受教詔至鷄山中勅諸比丘僧佛請
諸比丘比丘悉來皆爲佛作禮佛即在前至
講堂中設座已皆坐佛告諸比丘若曹當持
七戒法何等爲七比丘當數相聚會誦經法
可久上下相承用坐起法可久坐起不得念
家室妻子法可久在山阻間若在深林樹下
冢間當自思惟五戒法可久少年奉道當先
問長老比丘敬畏承用受教莫厭法可久心
當奉法敬畏經戒法可久持二百五十戒具
以得阿羅漢道欲來學者莫却入者相承用
來者所有衣被飲食當共用病瘦當相瞻視
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復有七法皆聽比丘

諾受教比丘不得貪卧卧者不得思他事法
可久樂守清淨不樂有爲法可久樂賢共坐
守忍辱行慎無諍訟法可久不得責望人禮
敬爲人說經不用作恩得法可久小得道頭
角莫自憍恣法可久不思諸情欲心不投餘
行如此者法可久不貪利養常樂隱處草蓆
爲牀比丘持是法可久復有七法皆聽諸比
丘言受教人有惠彼物餘人不得有恨意法
可久當知羞慚法可久不懈於經戒法可久
坐起心不忘經法法可久坐起不相厭苦法
可久坐起當明經法法可久學讀經當諷誦
惟其深義比丘持是七法可久復有七法佛
在世間爲比丘作師比丘敬佛所說戒勅持
受戒法不慢念師恩持師戒法法可久不得
下道當隨佛法約束法可久敬比丘僧受其

教戒得當承用無厭法可久當重持戒能忍
辱者法可久隨經戒心無所貪愛常念人命
非常法可久晝日不得貪飯食夜卧不得貪
好牀法可久自整頓思惟世間擾擾所念莫
懈莫隨惡心莫隨邪心邪心來至自戒莫隨
當端心世間人爲心所欺比丘莫隨天下愚
人心持是七法法可久復有七法比丘僧言
受教比丘當重經如愚人重珍寶持經當父
母當用經生活父母活人世世耳經度人無
數世令人得泥洹道用是故法可久不得貪
食嗜味食不得多者病人少者復饑趣可
而已不得味飯法可久當持身比丘日當憂
死不樂在生死中生者多憂憂父母兄弟妻
子親屬奴婢知識畜生田宅是曹憂者皆愚
癡憂耳如人有罪爲吏所取雖有宗親不得

前附用是穢故身當以比丘獨來獨去當與
身競法可久勤修精進端身口意行無過失
取道不難法可久懼降心意不聽六情抑姪
怒癡無有邪行法可久坐衆人中不羞衆人
爲人所敬心淨端正不恐不畏取道不邪如
人爲人所讒爲吏所捕吏雖執之其人不恐
用無所犯故清淨持戒畏佛戒語坐衆人中
不恐心淨故法可久敬慎不自憍慢從慧者
受經戒見癡者當教經戒比丘持是七法法
可久復有七法比丘言受教比丘常當念經
棄貪婬之態常當念度世之道自思惟身體
法可久常持佛所說經用著心中旣著心中
當端其心棄惡心受好心如人衣多垢以淳
灰浣之再三徧垢便去念佛語當持戒去惡
就善法可久當與心諍不當隨心心欲姪怒

福七

四

福七

五

癡不得聽常自戒於心不得隨心如人從軍
健者衆人共將跋在軍前鋒難得復還意欲
悔却羞其後人以受淨戒但當端心正意在
衆人前莫得在後可先得道法可久當知所
入法行多少深淺孰與初頭志當日勝樂經
不歇苦不擇食不擇牀卧以道自勸樂法可
久當敬同學當持同學作兄弟當端外內外
者身口過內者心過當思惟是二事法可久
坐自思惟九孔惡露無所不有一孔主內九
孔皆出不淨饑飽寒熱皆爲苦極身體難得
宜適皆不淨潔內懷不淨風寒熱見外有不
淨及自覆鼻見吐寒熱心皆不喜有臭者亦
不惡不喜比丘當端心內外法可久視天下
人帝王亦死貧富貴賤無有離死者同死生
之道如人夢見好舍好園豪貴快樂寤則不

見世間所有貧富貴賤如人夢耳自思惟世
間譬如人夢比丘持是七法思惟莫失法可
久復有七法比丘僧當有慈心於天下有慈
心於佛人罵不得應不得恨持慈心向天下
如獄中有繫囚常慈心相向人處世間亦當
慈轉相愍念比丘執心人罵無怒髣跂無喜
生有是心可以無憂所以不與世人諍者譬
如牴牛食菟草出漣漣出酪酪出酥酥成醍
醐持心當如醍醐奉佛戒法可久端舌莫妄
語語莫傷人意舌常端舌不端使人不得道
舌致刀杖或致滅門爲道常當端舌法可久
端心莫念惡莫思婬有婬心者不成阿羅漢
道夜卧婬欲態欲來者當念女人惡露婬意
即懈恨怒心來當念生在地上不久法可久
若有將請比丘飲食餘人不得念言是以比

丘獨得我不得有是曹念比丘病人儻有議持醫藥來與之餘人不得念言獨視彼不視我不得念是人持衣物遺比丘餘人不得念言我獨不得何以所行乞匄得者在鉢中不得言多少心如是一者法可久持誠法慎戒法不知者當問知戒比丘念佛念法念比丘僧莫得休息展轉相承用於衣中得風當有慈心向之法可久見死人言此人既死不知經道舉家啼哭及知識親屬不知此人獨如去比丘以得道能知死人魂神所趣向佛經不可不讀道不可不學天下徑道衆多王道最大佛道亦爾最上道也如數十人各持弓箭射塚中有前中者中有後中者射不休息必復中準行佛經道如此莫懈莫念前以得道今我不得道不得有是恨如人射射不休

息會中准爲比丘不止會得道法可久坐起當相承用佛經當讀諷誦思惟其義除饑清信士清信女如此七法法可久奉是七十四九法如天下水小溪水流入大溪大溪水流入江江流入海比丘當如水流入海爲道不止會當得阿羅漢道佛從王舍國起呼阿難去至巴鄰聚阿難言諾即從摩竭國行未至巴鄰聚中間有爲羅致聚佛至呼比丘僧皆聽比丘諾受教佛言天下有四痛佛所知人皆不知用人不知故生死不止無休息時何等爲四生痛老痛病痛死痛人不思惟是四痛強力忍之故生死不絕無休止時佛故數是四痛以告人雖有父母妻子皆當別離轉相憂思啼哭不止諸所惡見日在目前用是故佛出經當離是四痛奉八戒身亦可馱

佛言一者受佛語二者當遠離愛欲就道無所貪諍三者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四者不得殺盜犯人婦女五者不得嫉妬瞋恚愚癡六者坐自思惟四痛著意中七者思念身體皆不淨八者視生死身體皆當作土佛亦念是四痛來佛亦念是四痛去佛亦出是八戒來佛亦出是八戒去當念佛經深義諸比丘有念於父母妻子念世間生活者不得度世道樂世間心不樂道道從心起心正者可得道心小端可得上天經者可得作人當斷地獄畜生餓鬼道佛爲天下正生死道諸比丘當思惟之佛從羅致聚呼阿難去至巴鄰聚阿難言諾即隨佛去時比丘僧有千二百五十人佛至巴鄰聚樹下坐巴鄰聚鬼神即往告若逝心理家皆出有持席者持毘毘者持

燈者皆往至佛所前爲佛作禮却在^八一面坐佛告逝心理家人在世間其有貪欲自放恣者即有五惡何等爲五一者財產日耗減二者不知道意三者衆人所不敬死時有悔四者醜名惡聲遠聞天下五者死入地獄三惡道中人能伏心不自放恣者即有五善何等爲五一者財產日增二者有道行三者衆人所敬至死無悔四者好名善譽遠聞天下五者死生上福德之處不自放恣有是五善汝等自思惟之佛爲逝心理家說經竟皆歡喜爲佛作禮而去佛起到阿衛聚坐一樹下持道眼見上諸天使賢善神營護此地佛從宴座起出阿衛聚更坐一處賢者阿難正服從座起稽首畢一面住佛問阿難誰圖此巴鄰聚起城郭者對曰摩竭大臣雨舍公圖起此

城欲以遏絕越祇佛言善哉阿難兩舍公之賢乃知圖此吾見忉利天上諸神妙天共護此地其有土地爲天上諸天所護持者其地必安且貴又此地者天之中也主此四分野之天名曰仁意仁意所護者其國久而益勝必多聖賢智謀之人餘國不及亦無有能壞者是巴鄰城欲壞時當以三事一者大火二者大水三者中人與外人謀乃壞此城大臣兩舍聞佛與比丘衆從摩竭國轉遊到此即乘王威嚴車五百乘出巴鄰聚往到佛所前佛爲佛作禮却坐一面前白佛明日寧可與諸比丘俱於舍小舍佛默然不應兩舍公言如是者三佛法默然者如言可兩舍公即去嚴舍中爲佛及諸比丘僧施設牀座然燈火飯食具明日兩舍公往請佛佛時與比丘僧千

二百五十人俱往飯食訖竟佛即咒願言使若得道莫樂國公位雖今世不得離於縣官者若令飯佛及比丘僧使若後世脫於縣官世有明者當飯食賢善道人道人咒願不棄仕官求官不可有貪心酷心進心樂心勸心去是五心事縣官者可得無他死後可得除地獄之罪兩舍公若自思惟公言諾受教佛及比丘僧皆起去佛出城門公即隨佛後視佛從何城門出欲名佛所出門爲佛城門所度小溪水名爲佛溪佛至江水邊時人民大衆多欲度中有乘舫船者小船者竹桴度者佛坐思念我未作佛時度此遭水乘桴船度令我身不復乘桴船度水佛自念言我是度人師使人得度世道不復從人受度念適已諸比丘皆已度佛呼阿難俱至拘鄰聚阿難

言諾佛即與千二百五十比丘悉俱至拘鄰
聚佛言諸比丘皆聽持善心與天下無諍自
思惟當知無常以慧憂身持善心與天下無
諍自思惟以即明明者即去貪婬瞋恚愚癡
之態三態去即得度世道不復生死心不復
走一心無所著如國王樂獨思若干人衆中
我獨主得道者度世者亦自思心有若干千
萬端今皆主是心如國王典主人民佛復從
拘鄰聚呼阿難俱至喜豫國阿難言諾佛與
諸比丘俱至喜豫國捷提樹下坐佛遣諸比
丘僧於喜豫國分衛已還白佛言喜豫國多
病者人民多死者中有優婆塞名玄鳥時仙
初動式賢淑賢快賢伯宗兼尊德舉上淨等
十人皆優婆塞持五戒今皆死諸比丘俱問
佛是諸優婆塞死者皆趣何道佛言玄鳥等

十人死皆在不還道中佛告諸比丘僧若曹
但見十人死佛持天眼見見優婆塞死者五
百人皆生不還道中復有三百優婆塞如難
提等生時無婬態無怒態無癡態死皆生忉
利天上得溝港道當復七死七生便得阿羅
漢道玄鳥等五百人皆得不還道自於天上
得應真道佛告諸比丘若行分衛來還何為
道是十優婆塞若曹故欲擾佛謂佛不欲聞
是惡佛亦當何所畏難其有生者皆當死過
去當來現在諸佛皆般泥洹今我作佛亦當
般泥洹用是身故作佛若干劫求佛止生死
之道作佛絕生死之本知是人本從癡故從
癡為行從行為識從識為字色從字色為六
入從六入為栽從栽為痛從痛為愛從愛為
求從求為有從有為生從生為老死憂悲苦

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墮習佛故思惟生
死本如車有輪車行無休息時人從癡故得
生死以去癡便癡滅以癡滅便行滅以行滅
便識滅以識滅便字色滅以字色滅便六入
滅以六入滅便裁滅以裁滅便痛滅以痛滅
便愛滅以愛滅便求滅以求滅便有滅以有
滅便生滅以生滅便老死滅以老死滅便憂
悲苦不如意惱滅如是合大陰墮習爲盡佛
故先爲若曹說癡故有生死慧者持道不復
生死佛言若曹當念奉佛法聖衆淨戒相承
用教佛經當思惟端心不復更生死無憂哭
之患佛從喜豫聚呼阿難至維耶梨國阿難
言諾佛從喜豫聚至維耶梨國未至七里佛
止柰園中有姪女人字柰女有五百姪女弟
子於城中聞佛以來在柰園中皆勅五百姪

女弟子令好莊衣嚴車從城中出至佛所欲
見佛爲佛跪拜時佛在柰園中與數千比丘
俱爲諸比丘說經佛見柰女與五百姪弟子
俱皆好莊衣佛勅諸比丘汝曹見柰女與五
百姪弟子俱皆低頭端若心雖好莊衣來譬
如畫瓶外有好畫中但有不淨封結不可發
解解者不淨臭即至柰女皆是瓶輩其有比
丘當見力何等爲見力去惡就善不聽姪態
寧自破骨破心燔燒身體終不隨心作惡不
但力士爲多力能自端心勝於力士佛與心
諍以來其劫無數不聽隨心勤力精進自致
作佛比丘可自齊端其心心久在不淨中今
亦可自拔擢自思惟身體五臟亦可齊止生
死之法視外亦苦視中亦苦端若心柰女到
下車至佛所爲佛作禮却坐一面諸比丘皆

福七

十二

低頭佛言若何緣來柰女言我數聞佛尊於諸天故來跪拜佛言柰女若樂作女人耶柰女言天使我作女人耳我不樂也佛言汝不樂作女人者誰使汝畜五百姪弟子者柰女言是皆貧民我養護之佛言不然若不厭女人之病月期不淨拘絆捶杖不得自在不厭汝身反更從五百人柰女言我癡所致慧者不爲是佛言審如是者善柰女即長跪白佛明日請佛及比丘僧佛默然不應柰女大喜即起爲佛作禮而去去未久維耶梨豪姓諸理家聞佛比丘僧俱來去城七里在柰園中即乘王威皆嚴駕乘而出欲覲見供養佛中有乘青馬青車青衣青蓋青幢青幡官屬皆青中有乘黃馬黃車黃衣黃蓋黃幢黃幡官屬皆黃中有乘赤馬赤車赤衣赤蓋赤幢赤

幡官屬皆赤中有乘白馬白車白衣白蓋白幢白幡官屬皆白中有乘黑馬黑車黑衣黑蓋黑幢黑幡官屬皆黑佛遙見車騎數十萬人來即告諸比丘汝欲見忉利天上帝釋苑中侍從出入者如此諸理家無有異也諸理家行到道口皆下車至佛所前者爲佛跪中福七央者皆低頭最後者但又手皆坐佛問若曹所從來諸理家言聞佛在是故出城跪拜中有一人字賓自起至佛前熟視佛佛問若何等視賓自言舉天上天下皆爲佛傾動我視佛無能極佛言賓自莊當熟視佛久遠乃復有佛耳曼有佛時當受佛教令中有四五百理家言賓自有大德與佛共談賓自言我遙聞佛經我念作是經久我適今日乃得見耳我有慈孝心於佛佛言天下人少有如賓自

輩慈孝於師佛告賓自佛出於天下知天下生死之道說經開化天上天下及鬼龍無不傾側者是佛第一威神其有讀佛經自端心得道者是佛第二威神佛於天下說經賢者無不喜聞者無不喜學者轉相教轉相授導轉相端心是佛第三威神其學佛經者皆喜如愚人得金上智者得應真道二者可得

不還第三者可得頻來第四者可得溝港第五持優婆塞五戒者可得天上持三戒者可得作人佛出在天下因現此道是佛第四威神佛告賓自若來熟視佛若說數聞佛名希見佛時座中有數十萬人皆不問佛若獨問是佛第五威神佛告賓自天下智慧者少無反復者多受佛經道受師好語持師戒法諸鬼神龍無不護視者更不敢妄召呼當慈孝

於師師不從弟子有所求索在師前當敬師背後當稱譽師師死常當憶念於今賓自者人中雄善樂法清戒維耶梨逝心理家請佛明日寧可與諸比丘入城飯食佛言柰女朝旦來請佛及比丘僧諸逝心理家皆俱去柰女明日旦來至佛所白佛言以設座飯食具皆以辦願天尊屈威神佛言若徑去我今隨後佛起著衣持鉢與比丘俱入城城中觀者數十萬人中有賢善優婆塞皆言佛如明月弟子如明星與月相隨時佛好如是佛至柰女家就坐行澡水佛及諸比丘僧飯食竟澡手以畢柰女持小机於佛前坐佛告柰女聖人及天下尊豪富貴惟尚戒淨明佛諸經坐中語言無不好聽其所行處無不敬愛者今在天下作人不貪財色奉佛神化死無不生

天上者佛告柰女善自愛重持五戒佛與比丘俱去佛從維耶梨國出告阿難寧可俱至竹笏聚阿難言諾又聞竹笏聚米穀大貴諸比丘求分衛難得佛坐思惟維耶梨國饑饉穀糶騰貴其聚狹小不能供諸比丘分衛佛思念欲遣諸比丘分布餘國賤米穀處行分衛佛告諸比丘僧是竹笏聚米穀騰貴求分衛難得彼間有沙羅提國豐熟是維耶梨四界米穀皆貴我自與阿難俱留在竹笏聚諸比丘受佛教皆去至沙羅提國佛與阿難俱至竹笏聚身皆大痛欲般泥洹佛自念諸比丘皆去我獨般泥洹不事無教戒阿難從一樹下起至佛所問佛聖體不和寧差不佛言未差大劇欲般泥洹阿難言且莫般泥洹須比丘僧聚會佛告阿難我以有經戒若曹但

當案經戒奉行之我亦在比丘僧中比丘僧皆以知佛所教勅事師法皆以付諸弟子弟子但當持行熟學今我身皆痛我持佛威神治病不復持心思病如小差狀佛語阿難今佛年已尊且八十如故車無堅強我身體如此無堅強我本不爲若曹說無有墮地不死者最上有天名不想人壽八十億四千萬劫會當復死用是故起經於天下斷生死之根本我般泥洹以後無得棄是經戒轉相承用自思中外端心正行當持戒法中外令如常其有四輩弟子持戒法者皆佛弟子其有學佛經道者皆是佛弟子佛棄轉輪王憂天上天下人亦可自憂疾去姪態怒態癡態佛從竹笏聚呼阿難且復還至維耶梨國阿難言受教佛還維耶梨國入城持鉢行分衛還止

急疾神樹下露坐思惟生死之事阿難遠在一樹下思惟陰房之事起至佛所爲佛作禮已往白佛言何以不般泥洹佛告阿難維耶梨國大樂越耶國大樂急疾神地大樂沙達諍城門大樂城中街曲大樂社名浮沸大樂閻浮利天下大樂越祇大樂遮波國大樂薩城門大樂摩竭國大樂滿沸大樂鬱提大樂醯連溪出金山大樂閻浮利內地所生五色如畫人在其中生者大樂佛告阿難其有比丘比丘尼持四法熟思正心不隨心外亦思善中亦思善心亦無所復貪樂心不驚恐不復走比丘比丘尼其有持志意如是四法名四神足欲不死一劫可得魔時入阿難腹中佛復告阿難如是尚可阿難復言佛何以不般泥洹時足可般泥洹佛復言閻浮利大樂

其有知是四神足者當可在天地間一劫有餘佛告阿難如是者再三阿難不應四神足事佛告阿難若却於樹下自思惟佛起至醯連溪水邊樹下坐魔來至佛所言何以不般泥洹佛言吐弊魔未可般泥洹須我四輩弟子點慧得道須我天上諸天世間人民逮及鬼神智慧得道須我經法徧布天下未可般泥洹魔知佛當般泥洹歡喜而去佛坐自思惟亦可放棄壽命意欲放棄壽命時天地大動諸鬼神皆驚阿難於樹下驚起至佛所前以頭面著佛足却在^{福七}一面住白佛我於樹下坐天地大動我驚衣毛爲起我生不更是曹地動佛爲阿難說天地動有八事何等爲八地在水上水在風上風持水如從地上望天或時風動水水動地地因動是爲一動有阿

羅漢尊貴自欲試威神意欲令地動因以手兩指案地天地爲大動是爲二動中有天威神大意欲動地地即爲大動是爲三動佛爲菩薩時從第四兜術天來下入母腹中時天地爲大動菩薩從右脅生時天地爲大動菩薩得道爲佛時天地爲大動佛起本經時天地爲大動佛放棄壽命天地爲大動佛告阿難今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天地爲復大動是爲八動阿難聞佛自期三月即啼而問得無以棄壽命佛告阿難是以棄壽命阿難白佛言我從佛聞口受若比丘有是四法名四神足欲不死一劫可得佛德過四神足何以不止過一劫佛告阿難是若過是若所作我再三告言閻浮利內大樂若徑默然不應我見若頭角若何以聽魔使得入若腹中我今

不得復止却後三月當般泥洹阿難即起語諸比丘僧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佛告阿難皆聚會諸比丘著大會堂中阿難白言比丘僧皆在大會堂中佛即起到大會堂中諸比丘皆起爲佛作禮佛告諸比丘天下無常堅固人愛樂生死不求度世道者皆爲癡父母皆當別離有憂哭之念人轉相思愛貪慕悲哀天下無生不死者我本經說生者皆當死死者復生轉相憂哭無休息時須彌山尚崩壞天上諸天亦死作王者亦死貧富貴賤下至畜生無生不死者莫恠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佛去亦當持經戒在者亦當持經戒趣至度世不復生死無復憂哭佛經當使長久佛去後天下賢者當共持經戒天下人自正心者天上諸天皆喜助人得福佛經可讀可

諷可學可持可思可正心可端意可轉相教
有四事端身端心端志端口復有四事欲怒
者忍惡念者棄貪欲者棄常當憂死復有四
事心欲邪者莫聽心欲姪者莫聽思欲惡者
莫聽思欲豪貴莫聽復有四事心常當憂死
心所欲者惡者莫聽當檢心心當隨人人莫
隨心心者誤人心殺身心取羅漢心取天心
取人心取畜生蟲蟻鳥獸心取地獄心取餓
鬼作形貌者皆心所爲壽命三者相隨心最
是師命隨心壽隨命三者相隨今我作佛爲
天上天下所敬皆心所爲當念生死之痛與
室家別離當念八事思惟佛經一者當棄妻
子求度世道不與世間諍無貪心二者不得
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吟嘯歌戲三者不得殺
生盜人財物思念姪泐四者不得懷怒癡貪

五者不得嫉彼慢人六者不得思念作惡加
痛於人七者無作恣態不得懈怠著卧存味
飯食八者當憂身生老病死持是八事自端
心可與天下無諍當超度世道諸比丘當思
惟是八事本四痛佛經可長久佛從維耶梨
國呼阿難去至拘鄰聚阿難言諾佛從維耶
梨國出迴身視城阿難即前問佛佛不妄轉
身視城佛告阿難我不妄轉身夫作佛不得
妄還向視阿難言佛還向視者何意佛言我
今日壽竟不復入是城故還顧耳隨佛有一
比丘前問佛於今不復還入是城中佛言我
當般泥洹不復還見維耶梨國當至華氏鄉
土佛至拘鄰聚聚中有國名尸舍洹佛皆呼
諸比丘今作心淨潔坐自思惟知生中慧者
使心端心端者姪怒癡態三態皆解其比丘

自說以斷生死之根得羅漢道一心無所復
憂不復憂生死雖更苦得不生死之道佛從
拘鄰聚呼阿難去至捷梨聚阿難言諾佛與
比丘僧俱至捷梨聚從捷梨聚佛呼阿難俱
至金聚與比丘僧俱佛告諸比丘其有比丘
淨心思心智心自思惟其有智知經者是慧
心本婬心怒心癡心皆滅去三心清淨欲得
度世道不難以得羅漢道諸婬怒癡皆消滅
去當自說以棄是三事不復作生死之法佛
從金聚呼阿難且復至授手聚阿難言諾即
與諸比丘俱至授手聚佛告比丘淨心思心
智心有淨心意者心即正智心即生智心即
生開解不念婬不念怒不復癡心乃開解比
丘自說言我所求皆得因見羅漢道佛從授
手聚呼阿難去至掩滿聚阿難言諾即與諸

比丘俱至掩滿聚佛告諸比丘僧淨心之法
心思心智心至無婬怒之態得淨心之道思心
智心即生思心之道淨心智心即開解智心
之道淨心思心即明人有氎與染者作色氎
布淨潔作色皆好是氎淨故比丘有是三心
淨心思心智心淨心為尸大思心為三摩提
智心為崩慢若尸大心者不婬不怒不貪三
摩提者攝心令不走崩慢若者心無愛欲持
佛經戒如人有氎布氎布有垢人欲染作色
以著染中色不明比丘不定在淨心思心智
心欲得道者難坐心不解故比丘心自解坐
思即見天上具知人心所念亦見地獄餓鬼
畜生善惡所趣如清水下有沙石青黃白黑
水中所有皆現但水清故求度世道如是心
清淨譬如溪水濁下沙石不見亦不知水深

淺比丘心不淨不能得度世道坐心濁故佛
從掩滿聚呼阿難俱至喜豫聚阿難言諾即
與諸比丘俱至喜豫聚佛告比丘若有淨心
思心智心師所教授弟子當學思師同不能
入弟子心中端弟子心比丘當自淨心端是
心心端則得度世道當自說以得度世道斷
生死之根本佛呼阿難至華氏聚阿難言諾
即與諸比丘俱至華氏聚佛告諸比丘心有
三垢婬垢怒垢癡垢持淨心却婬垢持思心
却怒垢持慧心却癡垢比丘自說以得度世
道斷是生死啼哭憂思之本佛復從華氏聚
呼阿難俱至夫延城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
俱至夫延城北樹下坐阿難坐邊樹下精思
內觀地大動阿難起至佛所白佛言地何以
大動佛言地動有四因緣一動者地在水上

水在風上下風動搖水水動搖地地因動是
爲一動其有阿羅漢欲自試道以手兩指案
地地爲動是爲二動中有天威神力意欲動
地地即爲動是爲三動佛不久當般泥洹地
當復大動是爲四動阿難言佛威神乃如是
佛般泥洹地爲大動佛告阿難佛威神巍巍
甚尊明化無量若欲知佛威神不阿難言願
欲聞知佛言我行徧諸天下所至郡國中
人知者來至佛所佛身自變化作其國邑
衣服語言我視其人民行何等法知有何經
戒佛即益其經戒其人民皆不知我爲誰亦
不知我從天上來地中出人民大恭敬我我
徧至諸國王所國王問我言卿爲何等人我
言是國中道人國王問我作何經我言欲問
何等經所問者我皆應答國王所可喜者我

皆爲廣說已我卽化沒去不見國王從後皆
不知我爲誰我至諸逝心國我亦化作逝心
衣服語言我問若作何等經戒我知子曹心
知子曹語言我引經與教戒便化沒去子曹
皆從後思我自相與語是何等人天鬼神乎
子曹皆不知我誰我亦不道是佛我行一天
下授經道徧已我上第一天上四天王所我
作天上衣服言語我問天若作何等經天言
我不知經我卽爲說經竟便化沒去天亦不
知我爲誰我復上第二忉利天上化作忉利
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忉利天若作何等經忉
利天言不知經我爲說經竟便化沒去天亦
不知我爲誰我復上第三鹽天上化作鹽天
上衣服語言我問鹽天若作何等經天言我
不知經我爲說經我復上第四兜率天上化

作其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天若作何等經其
天言彌勒爲我說經我重復爲說經我復上
至第五不憍樂天上作其天上衣服語言我
問天若知經不其天言不知經我爲說經化
沒去天皆不知我爲誰我復上第六化應聲
天上作其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天若作何等
經天言不知經我爲說經卽復化沒去第六
天從後皆不知我爲誰我亦不語言是佛我
復上梵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水行天水
微天無量水天水音天約淨天徧淨天淨明
天守妙天近際天快見天無結愛天諸天皆
來視我我悉問若寧知經不中有知經者有
不知經者我皆爲說生死之道說斷生死根
本之道子曹所樂經者我皆爲說之我效作
天上衣服語言餘四天其天皆不能語我欲

福七

手三

上者其天不能應答我第二十五名空慧天
第二十六天名識慧入第二十七天名無所
念慧入慧第二十八天名不想入佛言吾無
所不見惟泥洹最爲樂佛告阿難佛威神不
但能動地二十八天皆爲大動佛但以正心
所致佛告阿難我般泥洹後阿難從佛口受
聞經戒師法阿難當道言我從佛口聞是法
當爲後比丘僧說之阿難若不得藏匿佛經
極可列露經中無所疑我般泥洹以後諸比
丘當共持法其有他比丘妄欲作師法其經
中無禁戒者棄勿持壞佛法其有他比丘妄
增減佛經戒者阿難若當言我不從佛聞是
經法若何以妄增減佛經戒比丘有不解佛
經者當問尊者比丘阿難所見佛經戒所從
佛口聞者爲比丘僧說之勿增減其有欲增

減經戒者阿難若當正處非法者棄勿用阿
難若當言佛不出是語當謂之言若何以欲
壞佛經戒中有癡比丘不解經戒者當問尊
老比丘比丘不得怒其有比丘不了是經中
有比丘知經戒知佛所說當徃叅問其有比
丘疑於經戒者來問比丘僧當說言從其師
聞各自說其師名字比丘說經戒者不得疑
言非是佛所戒勅比丘僧皆在結經中在中
者用在結經外棄勿用疑不解經戒者當問
何處有長老比丘明經戒者當徃問其經問
經者不得言非是其有疑者阿難口解言我
從佛聞不入結經中長老比丘所不說棄勿
用諸比丘當處經戒諸比丘處經戒之後當
共持其有比丘疑言是非真佛經不樂經者
諸比丘當逐出之天下禾中生草草敗禾實

福七

二十四

人當誅拔草去之禾乃成好實比丘惡者不樂經不持戒壞敗善比丘諸比丘當共逐出中有賢善比丘好經戒往詣比丘所佛語諸比丘所持所知學當授與比丘經戒當言佛在時於某國某縣某聚某處時與某比丘相隨說某經戒持是經戒不得呵言非佛所語當轉相教轉相承用長幼當相檢押無得以佛般泥洹去故不相承用相承用諸天人民助喜皆得福可使佛經長久我般泥洹後阿難當道某處有明經持戒比丘某新作比丘當往到長老明經比丘所當從受經戒新來比丘聞經戒不得言非持佛經戒當相承用比丘和持戒者外有清信士清信女聞比丘僧和持佛經戒皆樂供養比丘僧飯食衣被病瘦與醫藥佛經可長久比丘當和相承

事上下相檢押天下人趣地獄禽獸餓鬼道者但坐相與不和故趣是三道諸比丘持經戒當相和不得相形笑言我智多若智少智多智少各自行比丘和持佛經可長久使天下人得福天上諸天皆喜不在經戒中者棄在佛語中佛所說^{福七}比丘所受當奉行佛告阿難且復前至波旬國阿難言諾佛與比丘僧從夫延國至波旬國止禪頭園中波旬國人民名諸華諸華人民聞佛來止禪頭園中皆來出前爲佛作禮皆却坐佛皆爲說經時有一人名淳父字華氏華氏子時在座中諸人民皆去淳獨留須臾起持繞佛三匝却又手住白佛明日寧可與諸比丘僧俱於舍飯食佛默然不應淳即前爲佛作禮繞佛三匝而去歸家爲佛諸比丘施座然燈火明日淳來

白佛言以辦佛起持鉢與諸比丘俱至溥家
 飯比丘中有一惡比丘取所飲水器壞之佛
 即知之溥亦見之佛飯竟溥取小机於佛前
 坐白佛言我欲問一事天上天下智無過於
 佛天下為有幾輩比丘佛言有四輩一者為
 道殊勝二者解道能言三者依道生活四者
 為道作穢何謂為道殊勝所說道義不可稱
 量能行大道最勝無比降心態度憂畏為法
 御導世間是輩沙門為道殊勝何謂解道能
 言佛所貴第一說又奉行無疑難亦能為彼
 演說法句是輩沙門解道能言何謂依道生
 活念在自守勤綜學業一向不迴孜孜不倦
 人法自覆是輩沙門為依道生活何謂為道
 作穢但作所樂依恃種姓專造濁行致彼論
 議不念佛言亦不畏罪是輩沙門為道作穢

凡人聞者以為弟子在清白智有善者有惡
 者不可皆同以為一也彼不善者為善致謗
 毀譬如禾中有草草敗禾實天下人家有惡
 子一子敗家一比丘惡并敗餘比丘人用比
 丘皆為惡佛言人不用顏貌衣服為好清淨
 意端者是乃為好人不可妄相佛告溥若飯
 佛及比丘僧死當生天上知經者去姪心去
 怒心去癡心不可用一人故非責眾人也

佛般泥洹經卷上

音釋

鷄弋照切 机居矣切 蓐如欲切 讒士銜切
 寤五故切 髻即兩切 湏都貢切 儻他朗切
 辭丁果切 髡髡土蓋切 髡細毛切 過葛
 切止酷苦汝切 桴芳無切 絆北慢切 芳府
 器也